

广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思东: 回忆父亲刘济荣:愿他的艺术生命永不歇止



刘思东与流野合作,为父亲造像。



父亲对艺术的热爱与追求,是一面无言的美育范本,他不断地感染着我们,同时,几乎也变成一种家庭的艺术传播基因,深入我们的骨髓。偶尔,在一篇文章里读到陈丹青先生关于艺术家的一句话:“艺术家是天生的,学者也天生。‘天生’的意思,不是指所谓‘天才’,而是指他实在非要做这件事情,什么也拦不住,于是一路做下来,成为他想要成为的那种人”。我想,我父亲从农村一路走来,一生从事的工作除了艺术还是艺术,他可能就属于这类人,他的内心需要及追求是他人生的注脚,而这注脚终是充实且美好的。

父亲离世后的第二年,我们将他的骨灰,陪同他的《谈艺录》一书,并仿制了一套他常用的印章和文房四宝,一同填入他的墓穴里,墓碑上仅刻着一个“彝”字作为墓志铭,(这是他最后一次举办个展的主题名称)寓意他的艺术生命如同他喜爱画牛的精神一样:脚踏实地、勤劳勇敢、奋力向前、永不歇止,在天堂里依旧不弃画笔。或许,这又是让我们值以慰藉的一件纪念父亲的事情。

几年前,他的艺术成就又得到他的故乡尊荣,在镇政府的领导下,一块惠民的文化广场,以他的名字作为命名。在我国强盛且伟大的好时代,为艺确是不凡!

每年到了节日的时候,内心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自己的父亲。父亲健在的时候,可以召唤兄弟姐妹们陪伴老人家一起回家汇集、聚餐。和谐的家庭气氛,会感受到大家庭的丝丝温暖。父亲不在了,我会在这个节日,默默地走到他的像前,恭敬送上一束鲜花,隔着另一个时空,向父亲报安,传达家人的一片思念与问候。

时间过得很快,父亲离开我们也近五个年头。今年也正好是他老人家诞辰九十周年纪念的日子。五年里,会想到父亲生前的种种生活细节,想到与家人一起,跟随时代的变迁,经历了人生的

酸甜苦辣。而对于我们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来说,更多的是想到父亲艺术创作的高大身影。偶尔地,也会想到遗憾的一幕,他离世的那一夜:原本好好的,一个正在恢复健康的老人,突然的一次感冒,在不经意之中,就突然离开了我们,那是一个多么悲伤的时刻!他走时那短暂的头痛、揪心的呻吟声,以及后来医生们急忙抢救的忙乱状,最后是救心机不停拍打他的胸脯发出啪啪作响的声音,几乎成为我内心深处最痛苦的记忆。

为了纪念,他走后,我们将他的旧居和他的画作,很认真地保存完好。我们也照着他生前的想法,将作品逐步捐给了

国家,并尽力保存他生前艺术生活的痕迹,保留他在世时的艺术创作环境。如今,每每走进他的画室时,依然会闻到画室里传来翰墨的飘香和书籍的馨香味。这一刻,仿佛父亲还健在:他在挥动画笔,谈笑风生,安逸平和……

父亲一生热爱艺术,书画不断,每日里书写、绘画,是他的生活习惯,一直陪伴终身。年轻时,他走遍大江南北,深入生活四处写生,笔耕不辍。年迈时,纵使体弱病虚也不忘作画书写,一生留下的作品甚丰。往日里有人问他:除了作画还有什么嗜好?他想想说:没有,除了画画,好像就一无是处了。

广东省青年美协副主席姚涯屏: 父亲带我拜入王愍山门下



姚涯屏(左)与父亲(右)

我的家乡在湖南中部,翻过九峰山就是曾国藩故居,站在院门口就看得罗泽南故居,是湘军的源头所在。对于湘军,大家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特点:领头的大多是读书人。读书人讲究“耕读传家”,耕以谋口食,读以知礼义。现在农村光靠“耕”仅能糊口,所以在“读”字上下功夫也关乎生计。爷爷奶奶深知读书的重要性,故此舍命送子女上学。子女也争气,大都会读书,好几个考上大学,但因此以免于耕的只有二叔一人。父亲曾考上过中南矿冶学院(今中南大学)和武汉一所军事院校,还曾考上过飞行员。因为海外关系,政审都没过。大叔、小姑也卡在这里。和父亲同届考上的还有两位叔叔,一位去读了大学,后来做过市长;一位没读成大学,是因为嗓子好,被县里留在文工团唱花鼓戏。三个同学,三种命运。文工团下乡演出,借住在我家,团里有会画画的,在我书桌上画了两张山水画送给我父亲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别人画国画。

父亲的大学梦破灭后,务过农,学过手艺,还做了二十二年民办教师。干了农活赶着去上课,上完课又赶着回去干农活。到我们兄妹读中学时,微薄的薪水已不足以支撑我们读书,好在已经改革开放,所以,他辞职经商了。

我哥读书认真,没让父亲操多少心,高考填报志愿时填了中

南工业大学,也就是以前的中南矿冶学院,算是给父亲还了个心愿。我让父亲操碎了心,但姚家这块会读书的招牌还是毁在了我手里。我玩心太大,把书闲抛闲掷,最后不可收拾了,只得转学。在新的学校里,与同班几个爱画画的同学凑在一块,竟想把画画当主业弄起来。父亲也认识些画家,深知这个行当的困窘,心底里并不希望我学画画,只是拗不过我的坚持,加上他的老师唐菊芳奶奶做他工作,因此也就同意了。虽然他心里并不希望我走上这条道路,但这件事情决定后,他一直全力支持。买材料买画册,甚至专门跑趟北京看古画展览这种在当年绝对奢侈的事情,父亲都是支持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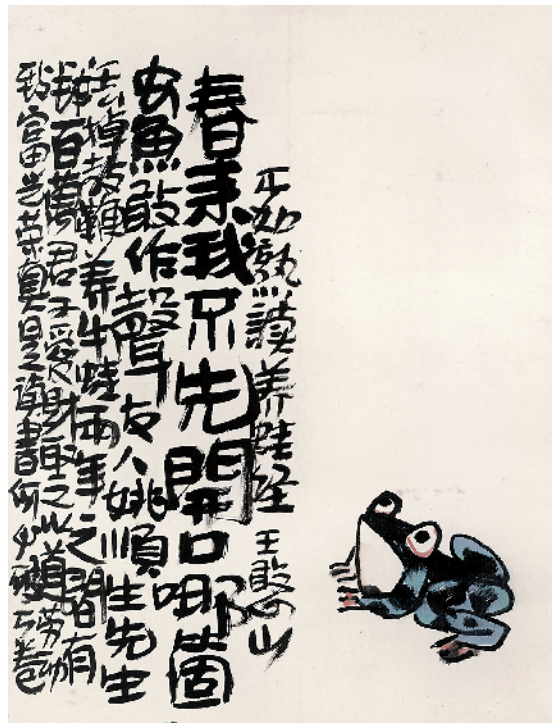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美术启蒙老师是父亲的同学郭世培先生。郭老师是全能型的,样样拿得起放得下,同学大都跟随学西画和工艺美术。父亲也希望我学工艺美术,将来在致用方面能有个出路。而我只想学国画,父亲又带我拜入王愍山先生门下。王愍山先生比我父亲大二十岁,却也是旧交。六七十年前,我家附近有个“评事完全小学”,“评事”二字是纪念乡贤明代大理寺右评事贺宗的。王愍山先生的堂叔王思斋先生在评事完小任教。父亲在“评事完全小学”读书,是思斋先生特别器重的学生。王愍山先生读过南京艺专、杭州艺专,解放前加入地方

兵团,入伍隶属四野,却长期偃蹇于乡里,用他自己的话,是“跌一跤,且坐坐”,这一坐,就坐到了从文化馆提前退休,回到乡下,一心画画。因为思斋先生的缘故,与父亲素有往来,故看在父亲的面上,允我列了门墙。

在我心目中,父亲一直是坚强的代名词。几十年光阴如白驹过隙,父亲老了。虽然作为1943年生人,身体状况还是一等一的康健,但毕竟上了年纪,已经会对子女说“听你们安排”了。人生不过百年,风风雨雨,读书也好,生意也罢,看淡些,回家颐养天年了。

现在父亲年近八十,在老家院子里种了近百种花,每种花上还挂块铭牌。我自小就喜欢种花,那时乡里没有花盆卖,用破缶之类盛之。父亲对我不出格的爱好都会支持,他去陶器厂定制了30个花盆,每盆可盛一担土。乡人不知是花盆,问:“姚老师准备晒辣酱啊?怎么缸底有个窿?要让师傅重做哦。”现在院子里还有好几个是当年定制的那批。

除了种花,就是写写字。前几天,郭老师在微信里和我谈到我父亲的书法。书法可能算不上,父亲写个堂屋家仙、红白喜事对联,十里八乡也算好的了,也曾想抓住我练几个字。顽劣如我,估计练的字还不如挨的打多。现在轮到我了,看着儿子的字抓狂,而儿子只把我说的话当耳边风。



王愍山老师送父亲的画。